



起火烧油,作为厨子的画家,也可以炒得一手好菜。

最会做饭的画家,最会画画的厨子

——孙厚的多面人生

» 要么画画 要么卤菜

» 寻常日子 最为艺术

文/本报记者 刘浚豪

在徐州文化圈,“厚哥”孙厚是个很难用单一标签定义的人。

他是培育出上千名美术人才的画室掌门人,还开过酒吧、面馆、服装店,在“折腾”中尝试不同领域;更因厨艺与画功兼备,被朋友打趣为“最会做饭的画家,最会画画的厨子”。

“不会画画的厨子不是好艺术家”——这句带点自嘲的调侃,正是他将艺术融入生活的生动注脚。

1971年,苏北丰县广袤的田野和质朴的村落,是孙厚人生的起点。在这里,艺术对他而言,并非高悬于殿堂,而是生长于土壤的野草,顽强而生机勃勃。

“那会儿在农村,画画不太容易被人理解,人家都觉得你干这个又不能立马拿去卖钱,还不如种种地。”尽管如此,他对绘画的热爱从未动摇。

1989年,师范毕业的孙厚成为一名乡村教师。然而这份安稳的“铁饭碗”却无法让他感到满足。“站在讲台上,心里想的却是调色板和未完成的画稿。那不是我要的生活。”怀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,他在周围不解的目光中毅然辞职,备考南京艺术学院。

这段转型期并非一帆风顺。由于担心落榜,他甚至去肉联厂学习卤猪头肉作为后路。“有朋友常开玩笑‘徐州多了个画家,少了个卤菜大厨’。”孙厚笑谈这段往事,语气轻松中带着当年的沉重。艺术与谋生,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,在他身上第一次发生了深刻的纠缠。

1992年,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油画系。大学期间,为负担学费和生活费,他尝试在舞厅做领舞。

两小时不停歇的强度让许多人却步,他却凭着对舞蹈的兴趣和一股韧劲扛了下来。震耳的音乐,闪烁的灯光,高强度、不停歇的舞动,榨干着体力,却也为他的艺术灵魂注入了别样的节奏感和生命力。

“累是真累,但那种释放感,对肢体语言的掌控,无形中也滋养着我的绘画表达。”这段经历不仅是他生存的奋斗史,更成为他艺术探索中独特的精神冒险,将生活的颗粒感融入艺术的肌理。

孙厚从不认为艺术家就该困守画室。相反,他主动走进市井,在沸腾的烟火气中汲取创作的养分。在炉火旁,他系上围裙,研究食材和火候,与形形色色的食客攀谈,体味着最直接的生存哲学和人情冷暖。

谈及过往的种种“折腾”,孙厚眼中没有懊悔,只有阅尽千帆的通透:“投进去的钱不少,学费交得值。生命中的每一次尝试,无论成败,都沉淀为阅历。”他特别强调,所有这些尝试的启动资金都源于自己省吃俭用或卖画的积蓄,“亏了,自己扛,绝不让家人为我的‘情怀’买单。”这份担当与边界感,是他人生阅历中沉甸甸的底色。

烹饪,无疑是孙厚在美术之外最为得心应手的领域。“朋友戏称他是‘画画里面最会做饭的,厨子里面最会画画的’”,这精准道破了他将生活艺术化、艺术生活化的追求。对他而言,厨房就是另一个创作空间。“食材是颜料、锅铲是画笔、火候是节奏,味道是最终呈现的作品。色彩搭配、空间构图、层次递进,艺术创作的法则在灶台间奇妙地融会贯通。”

锅气升腾中,他脸上洋溢着纯粹的满足感:“做菜和画画一样,讲究‘用心’。火候差一点,调味偏一分,感觉就不对。你得投入感情,才能激发出食材的本味。”这份对生活滋味的极致探寻,正是他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源泉。

他享受微醺状态下的松弛与灵感迸发,“做什么就要喜欢干,出于发自内心的热爱……眼中只看到利益,过程就没了滋味,结果也难有灵魂。”